

羅源文史資料

林可彝烈士專輯

第二輯



羅源文史資料

第 二 輯

林可彝烈士專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罗源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刊名题字 爱新觉罗·溥佐
印章篆刻 周哲文
封面设计 薛求恩

罗源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罗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罗源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25 字数45,000字

1986年12月第1版



林可彝烈士

(1893——1928)

(烈士后裔林时中同志提供)

林可彝烈士参加北伐战役，武汉西征
凯旋时，摄影赋诗赠其夫人。

（烈士后裔林时中同志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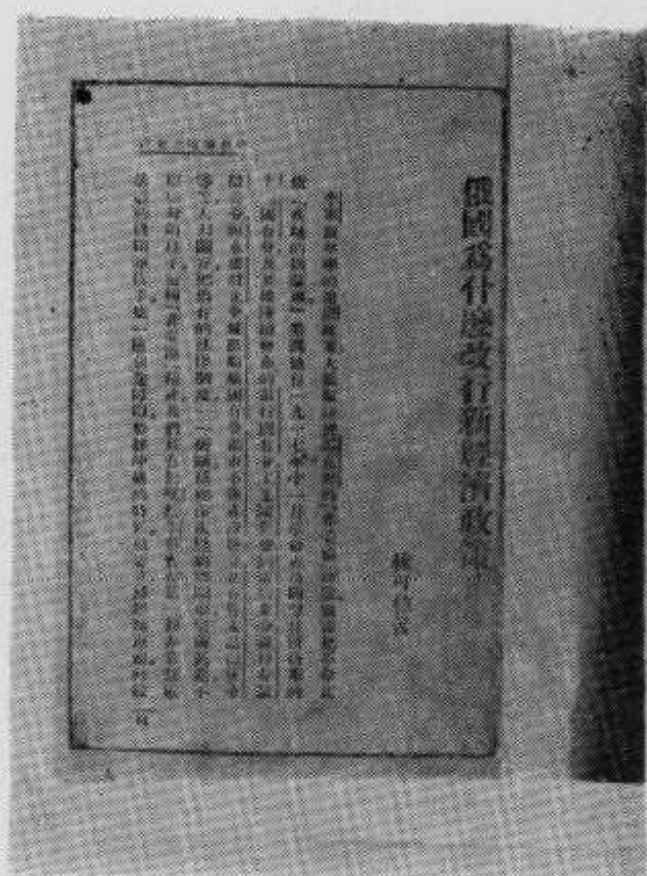
翠瑛怎样忆征夫
马革裹尸未裹吾
乍看戎衣应苦笑
书生风度有耶无

诗文书于相片背面。

林可彝烈士遗著一种——《俄

国为什么改行新经济政策》。

（烈士后裔林时中同志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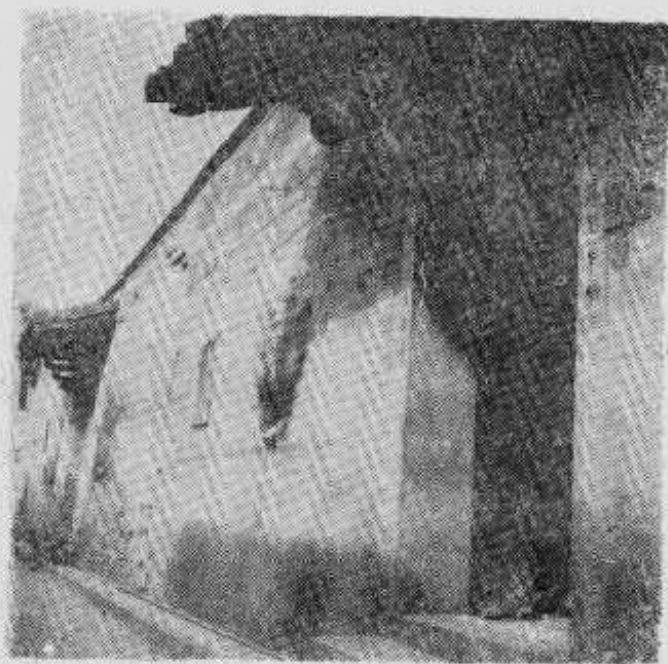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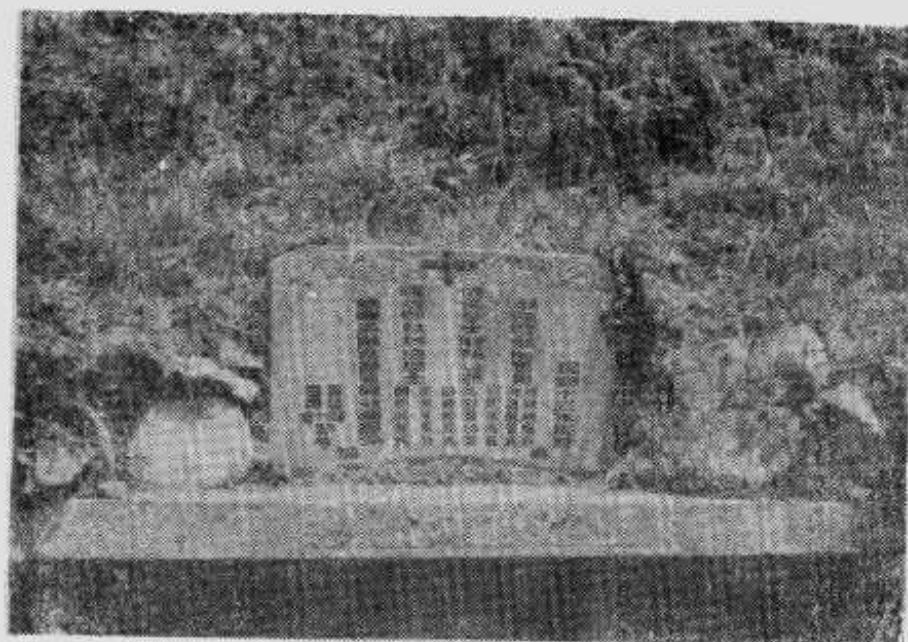


林可彝烈士手创之毓秀小学旧址。

（罗源政协文史办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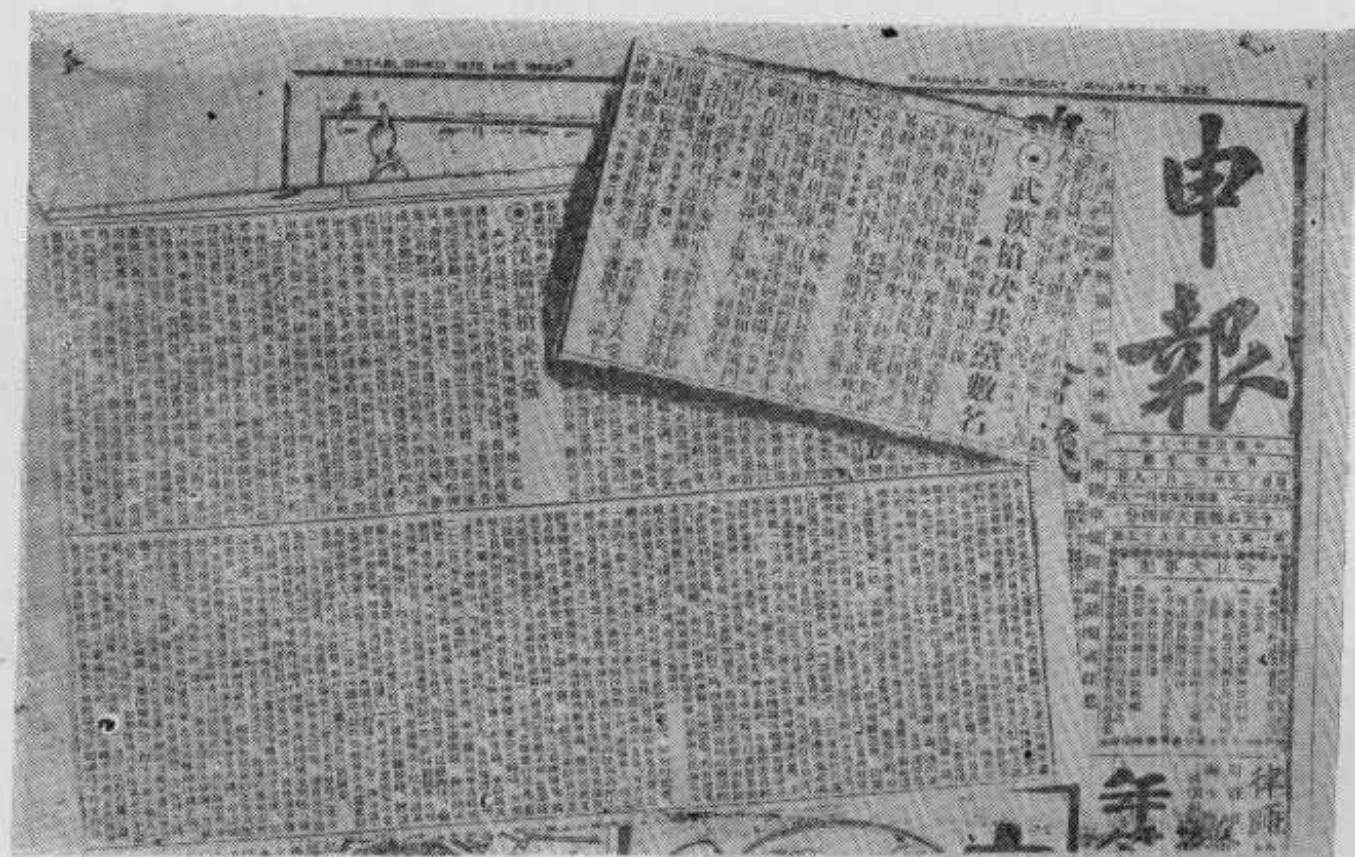
林可彝烈士与夫人郑翠瑛
合葬之墓。

(罗源政协文史办摄)



林可彝烈士在罗源北门之故居。

(罗源政协文史办摄)



1928年1月10日上海《申報》刊登林可彝烈士殉难消息。

（罗源政协文史办采于福建省立图书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书。

（烈士后裔林时中同志提供）

目 录

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林可彝烈士传略

.....罗源县政协文史办整理 (1)
中共罗源县委党史办

缅怀先烈 振兴中华.....福建学院暨附中校友会 (32)

神鹰早识颶霄远——赠可彝(诗七首).....刘仲珊 (34)

六十周年悼英灵——忆林可彝烈士.....陈玉年 (37)

怀念林可彝烈士.....郑锡祯 (43)

缅怀堂兄可彝烈士.....林瑞书 (48)

浩气壮凤城

——忆叔父可彝烈士二三事.....林时彦 (53)

怀念父亲.....林时中 (59)

林可彝烈士遗著选刊(编者按)..... (69)

遗著之一 唯物论与唯物史观..... (70)

遗著之二 俄国为什么改行新经济政策

..... (82)

林可彝烈士逸诗七首..... (100)

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林可彝烈士传略

罗源县政协文史办 整理
中共罗源县委党史办

林可彝烈士又名瑞鼎，曾留学日本、苏联，研究马列主义，追求革命真理。回国后，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从事革命理论的探讨和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一九二三年投身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历任北京平民、朝阳等五大学 and 武昌中山大学教授，悉心传授马克思主义知识，培育革命青年，紧密配合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开展学生运动。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撰写了大量专论文章，宣传救国之道，抨击反动弊政，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七年，他奉党组织之调南下武汉，投入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中，坚持革命真

理，率领青年学生勇敢抗敌，最后投笔荷枪，奋起参加保卫武汉的英勇战斗。一九二七年冬，一个大雪纷飞、寒风瑟缩的夜晚，林可彝在反动派大军层层包围的武昌中山大学被捕，旋即惨遭毒手，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五。

一、少年勤敏怀壮志

林可彝是福建省罗源县人。一八九三年出生于罗源县城北门街一个望族的家庭。他自幼聪敏，怀有救国救民的大志。对封建宗法、科举制度和官吏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行为深恶痛绝。他在私塾学习时，勤奋好学，富有思考力，甚得老师赞扬。他的同年同学回忆：“……可彝富有钻研精神，老师命题作文，他常在规定时间内缴交，所写的文章构思新颖，寓意深刻，且有文采，吸引力强，经常被选作范文，介绍给同学。他的阅读兴趣广泛，每学期除指定的经书外，还读了不少野史、杂集、学者名人著作等，特别喜爱读诗。平日爱思考，与人交谈，总是直陈己见，决不吞吐浮沉；办事认真，不敷衍塞责，随意迁就；发现至理，必深入研究，广加宣扬，并躬体

力行。”他目睹满清政府腐败，当官者只知鱼肉百姓，社会上强凌弱、众暴寡的种种现象，辄慨叹不已。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由几个旧乡绅参加的罗源新政权成立，通告招募警察，他就报考参加。他以为警察是“不休不眠”工作的“民众保姆”，希望自己当了警察能为民众办点好事，但工作了几个月，却从接触社会中，看到新政府旗帜虽换，而骨子里仍依旧不变，所谓警察只不过是官府衙门欺压老百姓之工具，安能救生灵于水火之中！便愤然离去。

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给可彝带来了新希望。他满怀救国救民之志，于一九一三年考入福建法政专门学校，接受新教育。在先辈林长民等民主思想的启迪下，他对民主革命开始有了认识。可是，随着帝国主义破坏辛亥革命，袁世凯窃取革命政权，军阀连年混战，内乱外患，民不聊生。可彝深感国事日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救不了中国，他陷入深思，太息神州破碎，挥笔写下“经学僵人神化前，聪明才智没深渊，庙堂从此无文字，祸水横流六百年”的诗句，以激励自己为救国救民寻找新的出路。

二、留日赴苏求真理

一九一六年，可彝在福建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便决心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年夏天，他回到家乡，在一次与亲友攀谈中，表白了自己的心志，立即得到其胞叔维桢和邑中热心人士的支持。他们嘉其志，决定筹款助其行。临别时还设宴饯行，席间可彝表示：“此次出国留学，不为名利，而要学好本领；不为取得文凭荣宗耀祖，而是献身国家，决不辜负亲友的期望。”他到达日本后，考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后又到明治大学进修。留学期间，他看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工农业发达，国力迅速增长，而祖国神州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各派军阀投靠其帝国主义主子，大搞封建割据，彼此混战不休，造成人民颠沛流离，国无宁日。对比之下，可彝深感痛心。他的留日同学刘仲珊写诗相赠：“同作沧溟汗漫游，相逢横涕话神州，君才迈往轻馀子，世道陵夷抱隐忧，按剑悲歌时命酒，题诗醉墨共登楼，江都自有天人策，岂屑文章压胜流。”从中可以看出可彝忧国忧民的心境。正是这种爱国心的驱使，他更加发愤学习，思变之心益切。他的同学

柯凌汉回忆：“林可彝在留日期间，休息日极少外出闲游，终日伏案斗室，悉心研究问题，探索祖国振兴富强之道。此时他阅读许多马克思著作和进步书刊。因为当时日本介绍新思想的书刊较多，又无什么限制，因之在东京阅读新书较国内方便多了。他阅书的范围广泛，不满足于规定的教科书，课余自己找了许多有关的书来读，且经常向教师提出许多课外问题请求讨论、解答。他学习非常认真，不论课内或课外的书，都写心得、笔记，每有所得，辄与同学交换意见，不象其他同学专看教科书。”

他学习进步书刊，善于把学得的理论与当时国内外情况结合起来思考、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打仗，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者便趁机扩张在华的侵略势力，胁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条约，后又逼迫北洋军阀签订其他卖国条约。可彝满怀愤怒写了《日人捣乱东亚和平论》在日本发表，愤怒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破坏东亚和平的阴谋。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迅速掀起了反日讨袁浪潮，于是他又发表一篇檄文，与留日同学一道，开展抗议

斗争，同声申诉，反对向日本屈膝，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注一）

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的教育下，这一时期，他的认识有很大的提高。对过去认为“振兴中华，必先振兴教育”，产生了怀疑。他在《社会教育与政治运动》一文中指出：“……现在我觉悟了，政治与社会教育是息息相关的东西。”接着分析说：“中国的现状配谈社会教育运动吗？教育经费几个月不发，运动索还欠款还要挨打，这种政治当局向他说什么教育？说什么教育运动！大江南北父老兄弟，不死于兵，就死于匪，转徙流离，生且不保，食且不给，这种社会说什么教育，干什么教育运动！”（注二）

过去，他憎恨当时的现实，认为那种社会非改革不可，但怎样改革，中国究竟要往何处去？思想上尚感模糊，也拿不出什么办法。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明确了要改革中国黑暗的政治，就要彻底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和改革经济，才能提高人民生活。同时也认识到要改革经济必须改革政治。他在《时局彻底解决》一文中说：“我们中国象目下这样浑沌状态，非经济改革是无法彻底解决的。经济改革非从政治改革着手不

可。”又进一步指出：“这样社会革命是劳动阶级的革命。”（注三）

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这就使得在黑暗中徬徨的中国先进分子豁然开朗，大大鼓舞了可彝的革命志向，激起了他进一步追求救国真理的热情。他说：“中国欲避免资本主义而开发实业，唯有实行社会主义，最好经过象俄国共产党专政的步调。”又说：“这种社会主义政府，要建筑于无产阶级基础上，政府的施政为谋无产者的利益，其地位又得无产者的拥护然后可。”（注四）

可彝留学日本四年，于一九二〇年毕业回国，翌年赴北京任教。这时他更加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心向往社会主义苏俄。他在京担任教席，向学生和民众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和歌颂十月革命，还努力学习俄文，以期更直接地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一九二三年，他赴苏联，入东方大学学习，实现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是年夏天，经彭述之介绍加入共青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东方大学是苏联培养干部的政治学校，由斯大林担任校长。可彝在校期间，不

仅苦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深入苏联工厂、农村参观访问，实地考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从苏联人民革命胜利的累累果实中，看到自己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一九二五年李大钊抽调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十五名回国，可彝即其中之一。他回国后被安排在北京朝阳、平民、文化等五大学任教，讲授《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等课程，并积极开展学生运动，紧密配合风起云涌的工农群众运动，迎接革命新高潮。

他在留日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到了苏联又系统地学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给他指出了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促使他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找到了唯一解放中国的道路——俄国革命的道路，从而坚定了他革命的决心；李大钊等在“五四”运动中的革命行动，又为他树立了榜样，给他巨大的鼓舞。这时，他对马克思主义不但有理论的知识，且有实践的感性认识，这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